



1934年夏，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。（资料图片）

《萧红：孤鸟南飞》应是林贤治的“侠义”之作。他从与萧红“最亲近的两位男士”的评论中，看到一位被“民族国家”话语所框定的进步女作家，和她被轻视的实际存在的价值之间的历史性矛盾。也正因此，林贤治对萧红有知己般的体察，并选择在传记里把问题引至另一个方向：先讲述“她是谁？”，再理解“她成为谁”。

### “孤鸟”的爱之旅

在《萧红：孤鸟南飞》中，林贤治通过塑造一位“娜拉”式的传主，在其生命之旅中，深入探索造成她悲剧性结局的女性困境的本源。他在后记里坦言，他喜欢称萧红为“漂泊者”，因为这个词不仅贴合萧红从呼兰到哈尔滨，又从东北辗转南下，终止于香港的现实境况，而且，尤能体现她“内心流亡”的隐秘情感。而后者，是林贤治治过更费心经营的地方。对照萧红的漂泊史和“内心流亡”史，可以发现，对爱与自由的追寻，是长期漂流的驱动力，也是最后以悲剧告终的根源。萧红是从小缺爱的人，父爱的缺失给她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。祖父虽给她无限关怀，然而毕竟短暂，最终留给她的却是巨大的虚空和无限的哀伤。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，“娜拉”终于走出了！

萧红在要回家，要么堕落的歧路中开辟了“第三条路”——一路南下，终身漂泊。尽管出走依托的仍是“私奔”这种老套的情节，但如果只看

小时候，我是个特别好找的孩子。假如没看到我，那我多半在阁楼上。

家里的阁楼对我来说是个宝藏之地。爷爷在上面放了好多书，那些书带我走进无限广阔的天地，我至今仍做梦回到那里。

爷爷是个极爱看书的人。白天忙于工作，无暇看书，他就晚上看。借着一盏五瓦的灯，专心致志地看着，黄晕的光照着他虔诚的脸。那是我永远都能想起的情景。

爷爷爱看书，自然喜欢收藏书。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是，无论走到哪儿



# 漂泊者：爱的悲剧

——读林贤治《萧红：孤鸟南飞》

□ 曾莉雯

到，她流连于陆振舜、汪恩甲、萧军、端木蕻良等男性角色，却始终“爱”的故事里被抛弃的一方，恐怕我们仍然误读了萧红的“爱”。萧红是勇敢的爱的追求者！林贤治清晰地看到，萧红挣不断的锁链，实际上是两性之间极其不平等的隶属关系。萧红是一个自我意识极强的人，她渴望以伴侣之爱获得救赎，但不是依附于男性生活的弱女子。爱的前提是自由，她曾抗婚出走，又鬼使神差地投归汪恩甲的怀抱，其实是她为自由所做的一次妥协。现实多讽刺，出走的男性全身而退，毫无顾忌地回家，而她却无家可归，被迫漂泊。接连失败的教训让她深知：要获得自由，必须同时获得平等。她孩子气地请求鲁迅一并称她为“先生”，为《生死场》索要鲁迅的亲笔签名，声称太太做的决定不需要先生的许可……这些情节既是丰满传主性格的添笔，也是萧红个性的直观表达。

能否苛责萧红所下的“爱”的赌注？在林贤治的爱憎里，对萧红只有哀其不幸的感慨，并无怒其不争的愤懑。他意欲为萧红澄清，爱情本身并无过错，更何况萧红在爱里得到过真切切切的幸福。可面对“爱便爱，不爱便丢开”的萧军，缺爱的萧红自然会为飘渺的幸福而忧虑、纠结、受伤……她毅然辞别萧军，无疑是个人精神独立的明确抉择。此时，竟无人能为她的勇敢喝彩！因与端木蕻良结合，友人质疑萧红在情感上“不够冷静”，他们抛掷了萧红最基本的情感需求，也暴露出萧红进入男性本位的话语体系所面临的巨大障碍。萧红和萧军没有相爱的平等条件。一方面，萧红在萧军面前，始终有失足者面对拯救者的自卑感；另一方面，在“她外，女主内”的传统家庭模式中，她是太太，连社交圈子都是依附于先生的，“当友谊破裂的时候，不管那太太有着怎样纯洁而美好的心灵，同样要遭到抛弃”。萧红为此深感困惑：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畸形的社会观念，必

都能带几本书回来。给别人干活他能带回书，去赶集能带回书，去走亲访友也能带回书……

于是，我们家的阁楼就成了爷爷的藏书之地。阁楼不大，堆满各种杂物。爷爷便用袋子把书装起来，用绳子在横梁上一擦擦吊起来，一来防鼠咬，二来省地方。

受爷爷的影响，我也成了一个书痴，一有时间便往阁楼上钻。把袋子一个个解下来，如饥似渴地翻找心仪的书来看，一看就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世间万物。

然无视女性的自我价值，萧红在生活上尚且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，更不必说她的文学创作了。

对二萧情感生活的细致描写，意在表明，萧红的创作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爱。林贤治认为萧红不可能把爱情和写作分开，爱情生活被剥夺，被蹂躏，于她而言同时是文学才华的损毁。“当她自觉失去了萧军的爱之后，几乎什么也写不成，又害怕在家里待着，经常一个人四处游荡。”从爱的角度切入萧红的创作，会有新的解释。直视萧红在爱情上的挫败和性格上的弱点，可以看到一位作家如何由《生死场》《商市街》对生命的强韧的表现，堕入《苦杯》《沙粒》这伤情感的抒情，出现很大的反差。后来断续写出的《呼兰河传》《小城三月》《北中国》等，其内容情调的变化，都可以看出萧红的爱情生活在创作中的投影。

### “内心流亡”：知音难觅的寂寞

在表现“内心流亡”方面，林贤治选择拆解女作家正向的精神成长之路，在回溯问题根源的同时，以多条线索呈现萧红始终所处的知音难觅的寂寞的生活状态，诠释她所说的女性尤其低矮的天空。孤独是萧红一生难解的命题，漂泊为生活所迫，寂寞则是难以驱散的魔咒。比起身体的漂泊，内心流亡的艰难与痛楚，更让她难以承受。

身为作家，萧红的价值未被充分发掘。林贤治植入历史性的视野，看到《生死场》的政治性解读固然带有时局、思想方面的特殊色彩，但萧红纯粹的创作追求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充分的理解。萧军、端木蕻良不仅在萧红身后鄙薄她的价值，即便在她面前也不曾正视过她的才华。就连称赞过萧红的鲁迅，评价萧红的创作“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”，似乎也难免作家独特的心灵境界。萧红有强烈的主体性，她是一个“带有诚实的灵魂的作家”，她为受难的女性个体写作。

即使在战火纷飞之中，萧红仍然做着纯粹的文学梦——保全生命后撤至运城，到重庆去开一座文艺咖啡馆！林贤治在还原历史时无奈地“拆穿”，在萧红短暂的生命里，在“救亡遮盖启蒙，政治遮盖文学，集体遮盖个人”的环境中，在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下，即便是个人化的理想，也是奢侈的。

身为朋友，萧红是关系的被动接受者。林贤治评判“萧红没有一个纯粹属于自己的朋友”，其实廓清了萧红在生活中能够接受朋友们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，在精神上往往有所隔膜的环境。萧红异常执着于区分伸来的援手究竟是是对朋友的情义，还是对对夫妇的同情，后者于她的自尊有极大伤害。她清楚地意识到，与萧军在社会关系上的过度捆绑，是以被迫阉割自我为代价的，这绝不可诠释成以爱为名的牺牲。对比她不顾危险，为落难的鹿地、池田夫妇奔走；而后来池田却站在萧军朋友的立场上，对她与端木蕻良的恋爱做出“夜猫跳窗”这样近似侮辱的评价。她要摆脱！这是道德和精神的双重枷锁。世人越是嘲笑她轻狂，萧红越是要孤注一掷，追求为悦己者受，为知己者狂的快意。滞留武汉期间，萧红拿出最后五元钱请大家饮伙，挥手赏赐余款，何尝不是一个寂寞的灵魂在朝不保夕中的“意气用事”。

身为女人，萧红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主权。林贤治发现，抛开媒妁之言和追求自由恋爱在萧红身上是矛盾的。与陆振舜出走，与汪恩甲抗婚到同居，是个人的自由，结果所谓时代新女性的果敢之举难逃道德败坏的世俗之见。与萧军的分离，是萧红在极度情感压抑的状态下做出的痛苦决定，亦是个人的权利。但胡风、张梅、池田、高原等人却把两性关系的纠葛混淆为对友谊的背叛。这种莫名的迁怒与刻意的疏离，击中了萧红的精神创口，使她内心的寂寞与孤独顺着裂痕滴落。同时，萧红难以坦然面对“命运的戏弄”：怀着汪恩甲的孩子与萧

军相爱，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合。萧红说过，怀孕是让她感到痛苦的“病”，可身边人都照顾了她的身心创伤，要求没有得到过爱的女人保留神圣的母性。他们忘了，她是一个病弱的、敏感的、忧伤的女人。

该往哪里安放萧红孤立无援的寂寞？林贤治作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处理——苹果。在生命的终点站，萧红因肺结核住进香港的医院。她邀请病友一同吃一片苹果。她说：“你该吃一片的。”她还说：“要留一个记忆，说是那一年我和一个名叫萧红的人，在玛丽医院养病，我们一块吃过苹果……”可惜，她拒绝了。在兵荒马乱的尾声中，她留给骆宾基一句：“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。”寂寞多难捱，对萧红来说，是找一个一起吃苹果的人。1942年1月22日，女作家萧红长眠于香港。即使在无人相知的孤寂中，她仍留下《呼兰河传》《后花园》《北中国》《小城三月》等篇章。南飞鸟，望北地巢，她不甘、不屈，不应被曲解和遗忘。

至此，侠义的林贤治能否成功地成为萧红的羁旅一生伸张正义，且留给世人慢慢咀嚼。但比真相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到了苹果，读懂了漂泊者萧红的爱恋与忧愁。

（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博士）



《萧红：孤鸟南飞》书影

## 阁楼时光

□ 宁碧君

部曲：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。阿廖沙从童年到青年，在苦难中挣扎，在阅读中觉醒，在现实中成长的经历深深鼓舞了我。那是一个在农村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看到的最亮的光，那束光至今仍照亮我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，告别了我的阁楼，告别了我的家乡。一个人去外地读高中，读大学，工作。在生活中，我受了很多挫折，也一度灰心丧气，但最后都能自我治愈。因为我一直保持着对阅读的热爱，那是我找到快乐的方式，也是我发现人生价值的源泉。无

数个夜阑人静的独处时光里，我心无旁骛，走进书的世界里，与书中人物对话，学会重新审视自己。苏轼告诉我，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；于谦说，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；李清照又言，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景雨来佳……

如今，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。我在里面摆了书架，在上面放满了喜欢的书。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，我拥有无与伦比的快乐。

这份快乐，是童年时的阁楼时光蔓延出来的，它将永远照亮我的人生。

## 那年的长江，那趟求学路

□ 刘广辉

假期偶尔得闲，翻出大学时代的老照片，望着照片里尚显稚嫩的自己，真切感受到时光的飞逝——上大学，已经是26年前的事了。其中几张在长江客班轮上拍摄的照片，瞬间将我拉回父亲坐船送我上大学记忆，初见长江的情景，也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我家在皖南山区的一个小山村。在那个年代去湖北武汉，要么坐汽车沿途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倒车；要么先坐汽车到合肥，再转乘火车到武汉。之所以选择水路，是因为乘船比坐火车、汽车都便宜许多。尽管行程漫长，要在江上漂泊两天三夜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路上多花一两天时间，能省下几十块钱，很是值得。

凑齐学费汇到大学的账户，办好户口、粮油关系等手续，就到了出发的日子。暑气正浓的9月，满树鸣蝉从清晨便开始热烈歌唱，急促而响亮。这是父亲和我第一次去完全陌生的大城市。从未出过县城的我们，满心期待，又有几分紧张。

吃过早饭，带着母亲“到了记得往家里打个电话”的反复叮嘱，我们踏上了行程。在母亲心里，武汉遥远又陌生——凡是她未曾听闻的地方，都远在天边。我们坐上村里的三轮车，一路颠簸到县城，再从县火车站搭乘绿皮火车前往芜湖。路程不远，两个小时就到了。

抵达芜湖，我们立刻赶往芜湖长江客运港。走近码头，江轮浑厚的汽笛声此起彼伏，码头外，是波涛汹涌的

长江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课本里反复出现的母亲河。与壮阔的长江相比，家乡的河只能算一条蜿蜒的小溪，即便汛期涨水，也不及长江的万分之一。

我和父亲登上船，找到床位，放好行李，便出到甲板上看看滔滔江水。随着几声悠长的汽笛，客轮缓缓驶离码头，破浪前行。江风迎面而来，清凉又湿润，满身暑气瞬间消散。身后的码头以及它所在的城市越来越远，渐渐成为这艘逆流而上的江轮的背景。在江轮前进的方向，一幅大画卷正向我们展开。

一路上，我们经过许多古人作诗写词赞美过的地方。船行至芜湖和马鞍山交界处，两座大山夹江对峙，像是给长江设置的一道巨型闸门。一问才知道，这就是天门山。李白当年经过此地，激动地写下《望天门山》诗。“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”的诗句，让我们面对壮观景致时，感受“诗仙”的澎湃心胸。船行到湖北黄冈，又能瞻仰东坡先生笔下的赤壁，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磅礴气势扑面而来，气壮山河。到了武汉，远远看见黄鹤楼耸立，不由得想起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。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”，真真切切地击中了第一次离家远行的我当时的心境。

这一路上，我看见了1998年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沿江群众抗击长江洪水的痕迹。在距离江岸很远的地方，

两道长堤绵延穿过草丛、树林和村庄。知情的同行人说，那是当年洪灾期间，当地群众和解放军肩扛沙袋，一层一层垒起的防洪堤。别看它们现在离江面很远，但在1998年，那是凶猛洪水肆虐的地方，是人民子弟兵和群众日夜奋战的战场——英勇无畏的军民一家亲，守护了身后的家园。

在船上，我们还第一次见到了江豚。它们成群结伴，在轮船两边嬉戏，不停地跃出水面，又一头扎进水里，反复地划出优美的弧线。起初，我和父亲并不认识这些可爱的生灵，同船的旅客耐心地给我们介绍。说它们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：江猪。真别说，那模样、大小，和猪颇相似。

诸多书本里描写过的地理地标与风景名胜，也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。在安徽宿松江面，我看到有“长江绝岛”之称的小孤山，山上古寺青烟缭绕，静谧清幽。在江西九江，浮阳楼临江而立，隔着江雾，仿佛看见古人在此饮酒、题诗。及至湖口，鄱阳湖与长江交汇，江面骤然开阔，水天一色，分不清哪里是江，哪里是湖。

待到客船驶入武汉江段，两座大桥昂然伫立，迎着远道而来的人们。我们首先穿过长江二桥。对习惯了家乡窄窄的小石板桥的我来说，这座大桥俨然一尊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——无数根钢索斜拉着巨大的桥梁雄踞在大江上，桥塔横梁题的是巨幅大字“武汉长江二



2000年9月，本文作者（左）与父亲在长江客班轮上的合影。

桥”，桥洞下是穿梭不歇的轮船，桥面上是熙熙攘攘的汽车。过长江二桥没多久，万里长江第一桥——武汉长江大桥映入眼帘。相比长江二桥，它显得更厚重庄严。客船穿过桥洞时，恰有一列火车从桥上呼啸而过，毛主席所说的“天堑变通途”，在此具象化了。客船靠近武汉长江客运港，古朴巍峨的江汉关大楼远远在望，无数高楼大厦矗立在大江两岸，年轻的我为之高兴：未来四年我学习的地方如此壮观雄伟又现代蓬勃，一定要努力奋斗，不能辜负人生的美好。

伴随着江汉关悠扬的钟声，客船驶入港口。我和父亲收拾好行李，下

船走出码头，迎接新生的师兄师姐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，送上往大学的大巴。来到校园，我第一时间给母亲报平安。父亲帮我办好入学手续，整理好宿舍床铺，又搭客班轮回家。

我上大学后没几年，长江上的长途客班轮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大学毕业，我到了沿海地区工作，大海、海港和海轮早已司空见惯。但我永远记得在长江客班轮上的那一段时光，并常常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细细回味：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外面世界的广阔和美好，感谢那年的江风、浪花，送我从容地走向人生新起点。

### 诗苑

## 立夏

□ 颜仰建

褪下娇羞，光成熟了，  
豪爽如瀑。  
木棉花的呐喊，早已远去，  
寥廓了天空。  
青蛙打开珍藏已久的音箱，  
湖水漫野涌来。  
水瓜藤急不可耐，  
撩逗高大树木板起的脸，  
等待光，  
在额上吻落滚烫的夏季。

## 到了园去

□ 谭夏阳

1/  
前来打卡的人们并不知道  
他们也是这座艺术庄园的组成部分  
那些藤蔓也不知道  
绿意编织了游戏王国中荒芜的未来  
悖论仍在疯长，越滋生越颓废  
从虚拟的开垦到风声的塑造  
甚至门票都难于解释  
尚未完成的作品，何以命名为“了园”  
哦，那被终结的帝国时代！

2/  
金字塔塔室：一个能量收集器  
置身其间，每个人  
都是行走的装置，聚接着  
风水，切割着磁场  
体内的能量，在水逆中蓄势增长。  
要知道，人的意识始终  
悬浮在身体之上——  
猎户座打造躯体，仙女座设置灵魂  
而头顶需要一根天线，  
或一个漏斗，接收来自宇宙的信号：  
星光、闪电、风声，还有鸟鸣……

3/  
身体需要接通，艺术观念也需要  
双手紧握是锁定——  
形成身体的某个闭环；  
双手合十等于确认——  
对宇宙的一次肯定或应答。  
园主人说，普通人的脑神经线  
像一个半开放的U形结构  
观看作品之时，大脑细胞被激活  
脑神经链接成闭合的脑回路：  
由经脉疏通而解放的  
体内意念，与作品产生自由的共振  
此时，观众不再是观众  
观众与作品的共振才是作品本身。

4/  
艺术源于量子纠缠，石头  
孕育着观念也蕴含飞升的意志  
当观众参与作品的构建  
便听见体内的声音在激荡  
并进行着能量叠加  
在了园，在“郑国的某个山谷”  
得道的老子遇见成佛的悟空  
释迦牟尼由此点化了维特根斯坦  
“这是宇宙允许的”——  
而输出能量，收取苍翠的门票  
这是艺术和物价局允许的。

\*注：了园的主人为艺术家郑国谷，散文家艾云解读为“郑国的山谷”。

## 疏寂的古村落

□ 陈云娟

清冽的风  
缓缓推开掌心  
拂过疏寂的古村落  
那株苍劲古朴的老榕树  
枝叶轻吟，孤歌回荡

凋零的残叶  
翩然坠落  
静栖在沉默的沙土  
背靠漫地尘烟  
默然细数  
脉络尽头的峰响

一汪碧塘，映现  
百年的古老建筑  
朱漆层层剥落  
沉淀旧日人间

孤鸟，栖落斑驳黛瓦  
眺瞰黛瓦青砖  
一缕清愁暗潮生  
怅思垂落青石苔痕